

旅 行 者 手 记 丛 书

边地行迹

潘年英 著

BORDERLAND TRIP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旅行者手记系列丛书

边地行迹

潘年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地行迹/潘年英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8
(旅行者手记系列丛书)

ISBN 7 - 221 - 04921 - 1

I. 边… II. 潘… III. 游记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871 号

书 名: 旅行者手记系列丛书·边地行迹

责任编辑: 许 明 潘 浩

封面设计: 黄 翔

著 作 人: 潘年英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 图: 31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4.625

印 数: 1 - 2000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1 - 04921 - 1/I · 1116

定 价: 8.80 元

自序

从1984年起,我便以一匹孤旅之形像在贵州高原的乡间原野漫游,至今已历时整整14个年头。14年的光阴里这世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而我的脚步依旧,收获则只有这20余篇散文而已。

我真正的写作是从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相比之下,此前的文字的确只能算是练笔。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小伙,头发虽然留得很长,但认识却苍白而浅薄。许多时候,我压抑着自己强烈而新奇的感受,一字不著。后来的事实证明,与其草率落笔,还真不如暂时沉默思索。

因此我也浪费了许多应该写下的篇章。当时间流逝,而我想重新拿起笔来整理那时的情绪,我却再难产生当时的冲动和感觉。

1984年春节期间我在从江高增采风,那天晚上我正裹着一床又脏又破的棉被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打抖,突然芦笙轰鸣、鼓锣齐奏、歌声大作、人声鼎沸,我披衣下楼一看,原来是黎平县邻村的数百男女老少举寨前来高增做客——这古老的习俗在当地侗语里叫“月也”。夜间蓝墨色的天幕之下,山民们高举无数火把如长龙般逶迤接踵而来,高增村村民则全寨出动到寨门前迎接,他们在那儿举行着一种特殊的迎宾仪式——唱拦路歌。

——那场面的热烈壮观为我今生仅见。可惜那时我既没有相机,也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只有一颗心在猛烈地跳跃,一双可怜巴巴的眼

睛既茫然又惊奇。我穿梭于人群，看来客被接到鼓楼坪去唱歌饮酒和舞蹈至通宵达旦，当时的激动无以复加。说实话，那悠悠哀伤的牛腿琴声及姑娘小伙互诉衷情的歌唱10余年来一直在我心中萦回，至今仍鸣响于耳畔。从那时至今我一直想为此写下一点什么，但总是不能如愿。也许那次经历给我心灵的震撼巨大，而一切文字的表达都显得贫乏苍白。

1986年在剑河小广也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那是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卯日，村中数对青年男女按传统习俗在这一天同时举行婚礼。当火塘里燃起暖暖的柴火，饭桌上斟满了香甜的米酒，一对对即将分离的有情人举杯唱叙当年月堂情爱，彼此祝福未来生活，哀歌伤怀，泪眼婆娑，那时感觉自己的意识和躯体也随之燃烧升华，净化为一块虚无的苍茫。

10余年来的乡村孤旅生涯不仅丰富了我许多的民间知识和智慧，而且培育了我一颗坚强而执著的心灵。这之中，我所走过的村寨真是不少，足迹应该说已遍及黔中大地。每当忆及其间的种种遭逢和体验，心中常常无端涌动股股热血，泪花闪烁，竟至于把持不住手中的笔。此情形可举一例为证。那年我由从江平正步行到刚边，险途中相遇一名叫海山的壮族青年，其与我素昧平生，却仅仅因为同路，便热情地为我背行囊并邀我到他家吃住，而不求任何回报。途中他为我讲述着他们自己集资修公路的故事，他说为了修通平正到刚边这条公路，他们死了很多人，因为当中全是悬崖峭壁，工程浩大而艰难，承包修路的一位浙江佬，为此而倾家荡产。海山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在“上面”为他们说点话，以吁请政府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诸如此类，我除了抱愧，便只有深深的自责。作为一介贫寒书生，我能为他们说上什么话呢？也许唯一可以做到的，便是力求自己的文字尽量保持一点原有的洁净和真实。

这里结集的27篇散文，大部分曾以“边地行迹”为专栏在《贵州

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现在结集出版，书名便沿用了专栏的名字，既省事，也贴切。我过去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表明他们对我这组文章的喜爱，并希望我多写。这更使我惭愧，原因是我今后恐怕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在贵州乡村大地上自由的行走了——在我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正在办理着调动到沿海一所学校的手续，在那里我改行教书，写作的时间相对减少，回乡的路也更遥远而艰难了。这当然使我感觉到损失和惋惜，但生活所逼，我也无可奈何。不能说去沿海谋生就表明我看重了什么又看轻了什么，当生活和命运这样或那样安排着一个人的结局时，其实人们庶几又还能够选择？！

那么现在，就让我以一册薄薄的文字结束这10余年的孤身长旅和漂泊吧，这算是我的一个小结，但愿它们给我时刻不安的灵魂带来稍许的慰藉，同时也作为一份告白真诚地奉献给我的读者。也许我会放弃写作，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拥有的读者和朋友。

1998年12月9日于贵阳

目
录

- 1 侗乡
- 4 苗兰之旅
- 9 富禄小镇
- 13 晚寨小忆
- 15 丰登小景
- 17 口江一夜
- 20 宰麻
- 24 游施秉
- 27 夜哭凯里
- 30 纯属偶然
- 32 朝阳之恋
- 36 在月亮山读到一本珍贵的书
- 39 途中读物
- 43 云山屯

- 47 高坡
- 51 金泉湖留梦
- 54 又到肇兴
- 59 走在麻尾的乡村土地上
- 62 徜徉于故乡的山水
- 66 初识芷江
- 71 月亮山见闻
- 101 南门随笔
- 105 去龙胜，去黎平
- 109 古州杂记
- 115 镇远，镇远
- 119 音乐天堂
- 134 黔中纪行
- 137 厦门访学记

侗乡

在一些介绍少数民族的文字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诸如“勤劳、勇敢、智慧、质朴、善良、多情”或“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之类的形容。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亲自目睹和接触，或许这样的文字也还是使我们感到抽象。但一当真正的走近和进入，那感觉自然就不大一样了，尤其当你有朝一日来到黔东南侗乡。你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形容其实一点也没有夸张。

黔东南侗族民风古俗保持较完好的在黎平、从江、榕江三县，而且由于三县在地理上连为一片，人们习惯上将之称为“黎从榕”。“你走哪里？”“我去黎从榕。”这是游客的习惯的表达。

黎从榕侗乡风俗虽然大体相近，但各县内的每一个旅游点却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榕江最值得一观的当然首先是车江大寨。侗族语言以车江方言为标准音，所以车江话便相当于侗语里的“普通话”。这里不仅语言是标准音，而且风俗也极具代表性。车江侗寨有鼓楼，登楼鸟瞰车寨千户人家，鳞鳞瓦片，弯弯巷道，风景当然是这边独好。车江有河，河上有桥，桥下有浣衣或劳作的侗家少女，这也常是来观光旅游的摄影家们最为钟爱的场景。车江有树，是为百年古榕，树下有人，是那些喜欢摆古的老人，听他们讲叙侗族的历史，你绝不会心无所动。

榕江古州镇当年是黔东南山区最繁华的码头之一。那时成千上万的商人沿都柳江而上，来此从事木材、鸦片、盐巴、大米、布匹、药材、兽皮等生意，使偏僻的古州镇热闹到有“小南京”之称。对游客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古州镇至今保持完好，其世纪之初的建筑基本未遭破坏，在这儿你可看到当年各种商行和会馆的原貌，甚至还可以看到各种传统产业的延续，比如煤油灯制作厂、侗布行和纸伞店之类。走在这样的古巷道里，那感觉的确是又奇异又新鲜的。

黎平的肇兴是个有名的侗寨，这里最为突出的景观便是鼓楼。鼓楼是侗寨的象征，一般而言，南部侗族地区每村必有一座鼓楼；但肇兴大寨却有4座鼓楼，这在侗乡恐怕也是罕见和空前的。所以人们常把肇兴称作“鼓楼之乡”。肇兴再往南走，差不多到广西边境，这里又是著名的“花桥之乡”——地坪。和鼓楼一样，花桥也是侗寨的象征，鼓楼和花桥在侗寨往往是一个整体概念，有鼓楼也意味着必有花桥，就像是一种配套建筑似的，好比四合院里有正房则必有偏房。地坪花桥最显著的特点是雄伟壮观，这种和鼓楼一样不用一钉一铆的纯木



质结构建筑常常让游人叹为观止。

从江的高增和小黄则是“侗歌之乡”，这儿的侗族姑娘小伙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迷恋。说这儿是“诗的故乡，歌的海洋”，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侗族大歌以其多声部的奇妙组合震惊世界，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其结构的复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被许多音乐家誉为“独秀西南”的歌种，小黄的侗家姑娘不仅极善于歌唱，而且的确是非常的热情好客。对于远方客人想听歌的请求，她们的回答便是让你坐在她们的膝盖上听她们演唱。这种古朴风俗倒常使“文明人”的游客陷于不自在，其实，入乡随俗，在这样的地方和场合，融入自然回归自然恐怕才是最佳的选择。

高增的姑娘小伙喜欢以乐器伴奏而歌唱。而最常见的侗族乐器是牛腿琴和琵琶。有专家考证说，侗族牛腿琴极似我国唐代的民族乐器“忽雷”，由此论证侗族音乐乃唐音流韵。仔细想来，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还是勉强，其实侗族音乐更多地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且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和特色。

进而我们也可以说，侗乡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其内涵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内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空间。走进侗乡就是走进一种不同的文化，结识这种文化会使我们对于人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着更加深切的体会和理解。

苗 兰 之 旅

也许有些地方我是一定要走上一遭的，譬如肇兴，譬如高增，或者如晚寨和苗兰。这些至为偏僻而边远的侗乡村寨，它们与我的生命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瓜葛和牵连。

无疑地，在我看来，在侗乡，肇兴是鼓楼之乡，高增是礼仪之乡，晚寨是音乐之乡……它们都以一种巨大的魅力诱惑着我，召唤着我，使我无法找到任何拒绝前往的借口和理由。

但是苗兰呢？苗兰以什么东西吸引我呢？从苗兰回来之后很久，我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一问题，设若当初不是茜子的邀约，我今生今世何以又能有机缘到苗兰去呢？

其实就是茜子，这位家住苗兰山脚宰麻且在苗兰有着好几位亲戚的侗家女子，如果不是受公司之托，要去那儿寻找和拜望一位鼓楼师傅，她这一生一世，也未必有机会到苗兰去。

这所有的“如果”和“不是”都被否定后，我只能说，我去苗兰，同样只能是一种宿命的机缘。

苗兰似乎什么之乡都不是，要是，那便只有贫困而已。

一个远离城镇，也远离一切现代文明的偏僻山村，其生活的贫困状况其实是可以想见的。

但我显然决不是为着见识贫困而走访苗兰。在经历了多年的乡村旅行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贫困现实之后，我已不再对任何贫困文化现象感到好奇和惊异。我不得不承认，面对民族的苦难，我的心灵正变得越来越麻木和迟钝。我甚至不想再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或许我正越来越变得善于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或许我正在默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答案。

但这回去苗兰，显然是随机性的。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对于茜子的邀约极为随意的回答：“好吧，那就去看看吧。”显得很勉强似的，似乎去也可不去也可。

而一当来到苗兰我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我认为上天早已安排了一切，我的苗兰之行正如同命中注定一样不可逃脱。

苗兰只是一个有着 180 户人家 900 余人口的侗族村寨，表面看来，它可以让我自豪地向世人介绍的东西并不多，我有时甚至想到，苗兰恐怕连历史也没有罢——古往今来，它似乎也一直都是被人们遗忘和忽略的一个角落？

从古州榕江县城，到苗兰，其路程不能算太远，榕江到宰麻，不过 30 公里，而宰麻与苗兰，则仅隔一个大坡。但无疑地，在古州镇，知道苗兰的人并不多，这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倒是像八开、寨蒿这样的地名，才经常地被人提起。

一切的缘由当然都可以追溯到历史也归结于历史，但历史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关怀呢？

一进村，首先看见了巍峨高耸于寨中的鼓楼，而后我们看到了太阳下那些金壁辉煌的木楼建筑和劳作着的人们：老人，孩子，少女，这画面形同一幅静物的油画，它让人感动到难以言说。

有人说，鼓楼是侗寨的标志。不错，鼓楼的确可以说是侗寨乃至是

侗族的标志。在一片青色的瓦檐和低矮的吊脚楼房的簇拥下，一座宝塔似的鼓楼凸现其中，这样的村落建筑的布局 and 结构，在中国，只有侗族才有，在全世界，也只有侗族才有。

——看到了鼓楼你便走到了侗寨，走到了侗寨你便回到了家。

我已经无数次地经历和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和情境了，但这一次，仍然让我激动。

一条小溪绕村前流过，有水车在那儿唱着不倦的歌，村民劳作的声音随风传来，这一切都只能叫我激情满怀泪花闪烁。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鼓楼师傅杨胜章老人的家。说明了来意之后，老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向火。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年已过花甲之岁的杨胜章老人从未上过学，读过书，也没有拜过任何木匠师傅，但他却完全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造就了数不清的吊脚楼房和花桥、鼓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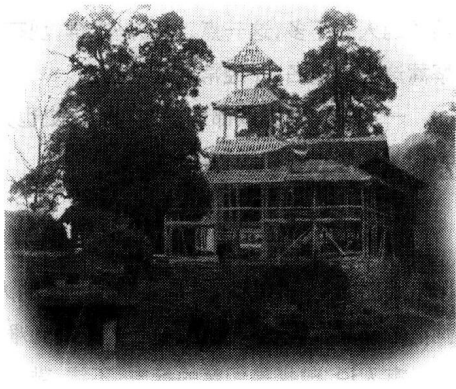
1976年，一把无情大火烧毁了整个苗兰寨，所有的建筑毁于一旦，化为灰烬，包括鼓楼。

但是，侗家人不能没有鼓楼啊。古训说：“未立寨，先立楼。”得先把鼓楼立起来。

然而村中没人修过鼓楼。去哪儿请鼓楼师傅呢？

在侗乡，其实到处都有鼓楼师傅。只是刚遭火灾的苗兰人一时无经济能力请得起罢了。

带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杨胜章老人悄悄



跑到邻村的增盈寨去看鼓楼。整整看了两天，想了两夜，回来时便在心中画好了一座鼓楼的图纸。

他带着 10 个徒弟，在苗兰本村开始修建他有生以来所修造的第一座鼓楼。整整花了 4 年时间，鼓楼立起来了。和别地的鼓楼一样，它不用一颗铁钉，全为木榫穿斗，却牢实如铁铸。

我常常感到，一些民间的建筑并非全赖人造，而如有神助，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像埃及金字塔和苗兰鼓楼这样的人间奇迹。“你怎么想出来的呢？”我当时简直是很愚蠢地这样问杨胜章老人——面对这样一种奇迹，我当然是困惑不解的。杨胜章老人却很严肃地回答说：“想不出来不行啊，想不出来人家要笑人。”

事实上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如果我们一旦接受了某一项关系重大的任务，那是非得完成不可的。古书上也常写道，只许胜，不许败。有时候，我们的确别无选择。

在修成苗兰鼓楼之后，杨胜章老人无师自通地成了远近闻名的鼓楼师傅，此后来请他去修鼓楼和花桥的村寨便很多了。第二天，他带我们到增盈金钩寨去看他修建的一座花桥，花桥尚未完工，但基本框架已形成，但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也足以让人感慨赞叹，陶醉不已。

我和茜子在花桥前跟杨胜章老人合影留念，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我宝贵的珍藏。早晨的太阳刚刚爬上山头，束束阳光穿透古老的森林照射在花桥崭新的木梁上，这情景确实美丽而温馨，也确实使人沉醉而柔软。

后来我们回到了贵阳，向公司负责人汇报了苗兰之行的见闻，负责人也大为感动，决心在贵阳修一座真正的鼓楼。但后来却又由于种种原由，鼓楼最终未能修成。而从苗兰回来之后不久，我即收到了杨胜章老人写来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表明他完全能够修一座世界上最高最大最漂亮最美丽的鼓楼，他说如果公司决定修，他希望能让

他来承担这一重任。

我几乎是流着泪给他回的信，我说鼓楼暂时不修了，但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尽力推荐你。写下这句话，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虚伪和羞愧。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杨胜章老人是否能等候到那一天呢？

苗兰之旅无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之一。我想这就决不仅是因为我在那儿见识了一些美丽风景。在我看来，在一次旅行中，被多少风光感动，或者结识了多少新朋，当然都不失为重要的收获，但更重要的还是你所见识的一切，能否化为某种力量，融入你的血液和灵魂，成为生命世界中永恒的一部分。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在苗兰听唱大歌的情景——熊熊的篝火在鼓楼里燃烧着，青春的男女围着火塘，而坐，而嬉，而歌——他们是如此的亲密无间又是如此的纯洁自然，几乎令我误以为是一种新的发现。

照直说吧，这儿的歌声也罢，笑声也罢，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或者说就是人类天性之花灿烂的自由开放。

包括杨胜章老人在内，在这儿，心灵的世界全是清洁透明的，一切的语言，笑容和歌唱都非常纯粹而直截。

我不得不痛切地指出，从苗兰归来后，我的确愈来愈感觉到人类文明的悲哀。有时我想，若有人让我在贵阳与苗兰之间作出选择，我会选择哪儿呢？如果我说我愿选择苗兰，这未免显得有点口是心非虚伪做作，但我知道贵阳也绝非我理想的选择。

每当我翻阅在苗兰所照的那一组照片，我就想，世界上最高最大最漂亮最美丽的鼓楼绝不能建在贵阳，或世上别的什么地方，它就只应修在苗兰，在杨胜章老人的家乡。

——这儿或许也是我最后的家乡。

富禄小镇

都柳江是一条很有名的江，它有三处源头，一处榕江寨蒿，一处雷山永乐，一处黔南三都，流经古州榕江后汇成了一股，就叫都柳江。江水往下走，经从江、柳州而达广州。过去这条江的水流量是很大的，可以通航，旧时古州榕江得以繁荣兴盛，就全赖了这条古老的水道。现在这条江水流量小了，通航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一些原先很是繁华的古老小镇也因此而衰落下来了，但却留下一些让人感慨万千的历史胜迹。

富禄镇便是位于都柳江中段的一个小镇，由从江乘船下行，经丙梅、石碑、相思、车寨、梅林、平力、平等、新民、匡里、荣阳、塘华、河浪，这样就抵达了富禄，过去富禄是个很有名的码头，因黎平、榕江、从江一带边区山民的货物都要在这码头上集散，所以商业向来是很繁荣而发达的。据说旧社会这镇上最发达而显赫的两种商业贸易是食盐和鸦片，而在这两种行业带动下，其他的行业如酒楼、布店等也跟着兴旺起来，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其简直不啻是一处“小江南”。

现在的富禄镇当然已不再是码头了，虽然航运也还存在，且依旧上通榕(江)从(江)，下达柳(州)广(州)，但由于现时陆路交通的发达，就早已把其间的功能取代，水路运输的能力，便也变得十分有限了，因而作为码头的历史也早已结束，一切经济的状况和能力都相应地衰微